

打工一族

夫妻搭档工

○杨松华

夫妻搭档工,那是外出务工农民中的最佳搭档组合,一来,他们解决了夫妻分居两地、劳燕分飞的尴尬;二来,夫妻在同一家公司或企业工作,可以更好地同心协力、优劣互补,在异地他乡的漫长打工时光里,夫妻双双一路艰辛伴随,向着美好生活奔跑。

我现在工作的企业,是由一对老年夫妻任门卫兼保洁员。男的主要职责是看护厂大门,女的主要职责是对厂区环境卫生的打扫与维护。夫妻俩每天24小时,吃住都在那间门卫室内。有时,男的外出办事了,女的就马上顶替他的位置,看护厂大门;有时,女的生病了,男的就锁好厂大门,替女人打扫起厂区卫生来。有时睡到后半夜了,下晚班的工人需要开门回家了,女人看男人在那头睡得正香,不忍叫醒他,便悄无声息地起床替男人值起了班……

我曾经在一个汽车站的交通枢纽工地上,看到一群挖孔桩的工人,

大大小小的孔桩全部由人工挖。令我惊奇的是,每根孔桩基本是两人一组,一男一女,年龄相仿。走上前一打听,原来,他们是夫妻搭档工。男人在井下挖着,女人呢,则在上面把男人挖出的泥土石块吊出去。那每桶泥土石块近百斤重,女人呼哧呼哧地往上拽,一边拽绳还一边提醒井下人说:“站开点!”生怕有泥石块掉下去,砸伤了男人。

男人继续在井底猫着腰挖,或用风镐钻,女人则在井上面习惯性地将那铁桶底、吊环、拉钩、绳子一一仔细检查一遍,确定没有漏缝、开裂、磨损过大的痕迹,这才放心地又将空桶慢慢放入井底。女人还将井边沿的杂物清理得干干净净,生怕有东西掉下去砸伤了男人。这样的默契和信任感,还真是夫妻间特有的。

打磨工,是指在机械制造业、模具业、木业、皮革业等行业从事打磨抛光工艺的工人,工作目的是去除产品工件表面的毛刺、使之光滑,易

于继续加工或达到成品。但打磨工长期流动,一般在同一岗位工作时间不长,主要是打磨会产生粉尘,对身体危害很大;还有打磨机产生的噪音和震动,会影响工人的听力和造成手臂肌肉的损伤。据说,有长时间操作的工人还会被这种噪音和震动弄得心烦意乱,导致打磨出来的产品质量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次品。有一年,我们招来了一对夫妻打磨工,我们发现,这对夫妻在操作过程中,有着和其他搭档组合工(主要是两个男工之间的上下工序的组合)不一样的举动:男人在操作时,女人会主动伸出手,将男人快要滑落的头罩扶正;还会用湿毛巾将沾在男人鼻翼罩上的厚重灰尘抹去。反之亦然,男人也是在女人的操作过程中,主动替女人扶正了头罩,用湿毛巾拭去女人鼻翼罩上的灰尘。

这对打磨夫妻工居然干得又快又好,经他俩打磨的产品质量都得到了保证。原来,女人在打磨男人流下

来的产品时,偶尔也发现男人负责打磨的头端部位存在毛刺,女人会一声不响地先将男人没有打磨好的毛刺打磨掉,然后专心打磨起属于自己打磨的尾端部位。他俩打磨的产品最终到成品组装工序,是合格率最高的!

这对打磨夫妻工,在我公司5年多的打磨时光里,一直整天有说有笑,始终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。我们从他俩身上根本看不到,还存在其他搭档组合工因长时间的操作产生心烦意乱,导致产品进度与质量下降的情况。我们曾认真分析了这对打磨夫妻工创造的最佳工作状态,那就是夫妻间的劳动爱护,贯穿于他们的工作中。

也许这世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最佳搭档模式,有的,只是最好的夫妻工搭档。我们常说:“男女搭配,干活不累。”而夫妻搭档工又高于一般男女间的搭配,更有惺惺相惜的共同家庭后盾。

亲情密码

老妈的马拉松情结

○王珍

老妈已经站在80岁的门槛上,遥望马拉松许久了。无奈她有一双病痛的腿脚,程度到有残疾证,但绝非天生,是因为关节病所致。

老妈有一儿子,遗传了老妈极度暴走的情结,只要可以请得出假就去爬雪山过草地,有时请不出假也硬去,属于那种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,很犯贱地去吃苦头的自虐作男。追来赶去地满世界“跑马”是很小菜的事。老妈对此很是羡慕嫉妒恨,如果不是因为那不争气的病腿,很可能这个世间会有一对著名的马拉松母子。

那个“眼陀恩子”听到了这个特别的专属称呼,把最后的冲刺改成了逆向转身,他跑了回来,一个猛子扎进了父母的怀抱中,只留给镜头一顶迷彩的帽子和老妈一张灿若秋花的笑靥。我明白那个“眼陀恩子”为什么不肯抬起头来,肯定是因为情了,因为他一定是香菇了……

回程,老妈紧紧抱着那个秋香绿的双肩背,那是儿子给的“杭马”完赛包,感觉那个双肩背就是婴儿时的“眼陀恩子”,因为在拥挤摇晃的公交车上,老妈的脸色也不那么难看了……



兄妹萌萌哒

郭建生 摄

难忘记忆

险落传销陷阱

○陈慈林

近来有关传销新闻层出不穷,特别是两名大学毕业生因求职,误入传销陷阱殒命。家人悲痛、民众震惊、政府震怒,公安出手专项整治。究其原因,也许与其行骗对象是自己最亲近、最信任的人有关。几年前,我也曾被最信任朋友所骗,险些落进传销陷阱。

那天突然接到H兄电话,说要来看我。我很高兴。H兄是我同乡,老家只隔三四公里地。1970年2月我们一起参加夺煤大会战到浙北。当时我未满17岁,几乎没有社会经验。

H兄虽只大我5岁,却已有不同的人生历练,举手投足都已很成熟。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,他都对我关爱有加,我也将他视作兄长,对他倍加信任。

3年后,H兄调到新单位。几个月后我也调到那里,与他同一班组。这里只有四五个同乡,我们的关系更近了。

H兄虽然只读过初中,但智商商都颇高,与领导关系很融洽,没多久就调到了杭州,这使我对他的羡慕

又佩服。后来联系慢慢减少,只听说他上世纪80年代末离开单位,留薪停薪自己创业了。

1996年底,因生产布局调整,我所在单位撤并,我也随之调到杭州。某天突然接到H兄电话,他说一直在做钢材和五金工具生意,向我询问单位一位同乡领导的联系方式。电话

中我们聊得很开心。貌似他的生意还不错,我很为他高兴。此后因为忙,又十多年没联系。

这次H兄来到我办公室,他除多了几根白发,没有多大变化。他说自己做工程承包,在南京有个项目缺人手,知道我快要退休了,想邀我帮忙。这是老朋友的信任,我自然很感激。“是什么工程项目?”“小区弱电线路铺设和绿化管理。”“我不懂工程,没有相关资质,又缺乏管理经验。你的忙我帮不上啊。”“你不用负责工程质量,也不用带班施工,就负责企业形象宣传,这是你的强项啊。”“单位领导已挽留我再干几年,儿子也快结婚生子了,家里离不开我。”“你先跟我去南京看一下总可以吧?多年不

见,我们借此一聚,你也到我公司看看。”话说到这份上,我只能答应了。

3天后我们坐火车到南京。H兄公司在江北浦口,我本想向南京朋友借个车,他说自己公司有车接。到了火车站,他突然说公司不来车了,我们打的吧。

出租车开了半个多小时,过长江下了大桥匝道,又在一个小区里绕来绕去好一会,小区有几十幢二三十层的大楼房,却看不到有多少入住的居民。出租车停在一幢楼房前,H兄的妻子、儿子和准儿媳都迎了出来,把我接到屋子里。我刚坐下,H兄一脸神秘地对我说:“你到了这里,我可以对你讲真话了。”“什么意思?”“我在这里没做工程,请你来是让你投资项目。这个项目有中央文件,是几名退役将军在江苏搞的。每人可以介绍三人参与投资,我已介绍连襟和妻舅,另一名额就给你了。你投资12万元,2年后可得到20万元回报,如果投两份,就可得40万元,比你工资高多了。”“投资什么项目?中央文件在哪

里?”“投资开发江苏省的项目,只准外省人投资。你先住下,下午带你去教授那里看文件。”“还有教授?”“好几个退休大学教授,专门给大家上课的。”“你不是说在办公司吗?怎么变投资了?”“我早不办公司了。这是个保密项目,不能随便对外人说,只有到了才能说,这是纪律。”我暗暗叫苦,这不就是个货真价实的传销陷阱吗?此处危险,不宜久留。

我当机立断打通当地检察院朋友的电话,斩钉截铁地对H兄说:“我没时间在这听课,更没钱投资,检察院朋友马上开来接我,你告诉我详细地址。”“教授们都知道你来了,你一走我们没法交待啊。”“不让我走,检察院朋友寻来就麻烦了。”看我态度坚决,H兄无可奈何地说:“那就送你出去打的,你让检察院朋友别来了。”

两人步行十多分钟来到路口,H兄看我上了的士才离开。我舒了一口气,望着后视镜里H兄的身影,在心里对他说:“你好自为之吧。”

思绪点滴

沉淀性情的那壶茶

○高继卫

新一季《中国新歌声》,有一首歌是值得回味的——《从前慢》。歌手唱得好是一方面,更重要的也许还在于每个人从歌词中读到了能引发共鸣的内容。

慢,是一种沉淀。比如说茶,需要让每片茶叶在沸水中慢慢翻腾浸润,这盏茶方能颊齿留香,沁人心脾。

现在的人们对于快和慢,往往有着一种令人费解的取舍。可以在星巴克心甘情愿地排上好一阵子队,然后捧起一杯玛奇朵迫不及待地三五口喝个精光。每次看到如此景象,总会想,同样是等待,方式却大相径庭。

喜欢上茶,也是近些年的事情。可能茶本身是需要岁月的沉淀才能理解的,所谓“浮生若茶”,经历了,也就有了沉淀性情的过程。

每天,我们都需要与人接触、相处,不同的立场、不同的视角难以避免地会带来隔阂甚至冲突,堆积的情绪垃圾需要自己做“碎片化处理”。这时候,我们需要放慢脚步,滋润心灵;这时候,我们需要一壶茶,一段慢慢走过去的时间。

茶几上摆着的,是沉淀性情的那盏茶。茶语清心,淡淡的香醇,体贴的温度,甘冽的慰藉,这时候,来得正好。

书人茶话

作家的担当

○李明亮

这是一个很老套的题目,也似乎是一个“大而空”的命题。但作为一个作家,一个写作者,或许总是有意无意地在参与“担当”,其个中滋味,亦常常难以言说,或不足以外人道也。

有这样一些作者,当开始写作的时候,可能有意无意已与这个世界达成妥协——瞻前顾后,甚至把真实的自我隐藏得滴水不漏。他们偏居一隅,自觉与火热的生活保持距离,以冷眼旁观。他们的文笔不乏“犀利”,但现实生活却难迈出家门一步。作家“以作品说话”固然没错,但我以为,一个有担当、有个性的作家,更应该是一个积极的实践者,是一个走在大众前面的人。一个真正的作家,要敢于把自己最隐秘的内心坦露出来,要用力把这个世界藏得最深,裹得最紧的褶皱抖落出来,放在阳光下,让晴朗的风为它擦洗。

遵从自己真实的内心,这样

的文字可以不朽。

叔本华说:“一个人受的苦难越多,就越早达到生活的真正目的;而一个人生活得越幸福,就越晚达到这一目的。”一个人的写作成就与他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。只有自身的那种刻骨铭心的体验而得来的东西,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。这对一个写作者来说,是瑰宝,是无尽的财富。

“弟子入则孝,出则悌,谨而信,泛爱众而亲仁。行有余力,则以学文。”这是孔子的话,也是训蒙经典《弟子规》开篇之言。在孔老夫子看来,人活于世,怎样做人是第一位的,学问文章次之。我以为,能够安安稳稳地活着,还有时间读书作文(无论是读书的漫游和心无所归,还是作文的随性而为),这确是一件美妙幸福的事。写作,为我们的生活推开了一扇窗,让我们眺望到人生的无限可能性。

近两年因为工作的原因,我个人的创作明显少了些,有时间沉潜下来写一篇文章或分行的小诗,似乎都成了一件奢侈的事。所以我特别羡慕那些每天夜幕低垂,有闲暇静坐于书斋,净手焚香,伏案写作的人。写作,不只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创作,更是我们与生活的一种交流方式,它可以梳理我们隐私而脆弱的内心,让我们学会与这个纷繁的世界对话。

我的理想是做一个自由的写作者(次之是成为像李安那样的导演),并努力多做一些社会调研和田野考察——特别关注社会底层人群,真实记叙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;我是一个特别钟爱大自然的人,希望能窥见每一个果壳里的多彩世界和每一粒沙子里的精致脉络。崇尚自由、珍爱自然、投身公益是我的三个人生信念——作为作家的担当,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。